旅軒先生續集目錄

卷之一

詞

賦

詩

挽朴臭惺堂 演

挽宋學諭 遠器

江齋偶詠

泛舟不知巖 六言

卷之二

疏

擬疏

擬劄 五條

書

與鄭君燮 四震

與申晉甫

與申晉甫

答申晉甫

答申晉甫

答申晉甫

答申晉甫

答徐行甫 息遠

與徐行甫

與權强哉 克[illegible] 孫吉甫 宇男 鄭汝夔 四象

與權强哉孫吉甫鄭汝夔君夔

與權强哉孫吉甫鄭汝燮君燮

答權强哉孫吉甫鄭君燮

與鄭亦顏四勿

答鄭亦顏

答鄭孝翼克後○丁卯

答金謙可烋

答鄭孝翼

與權强哉

答權强哉

答權强哉

祭文

祭謙菴柳公雲龍文

祭西川鄭相公文

祭蔡兄應鯤文

祭康知事復性文

祭寒岡先生文代人作

祭參判柳公景深文

祭鄭湖叟世雅文

祭姪叔嶸文

祭任姊文

祭盧察訪懼仲文

誄文

上樑文

卷之四

雜著

記夢

卷之五

雜著

宇宙要括帖

標題要語

方寸持存法

吾人常接

附說 六條

晩學要會

錄疑竢質

行狀

附錄

旅軒先生續集目錄終

旅軒先生續集卷之一

詞

迎春詞

三冬閉錮之餘羣陰凝積之極同鴻濛之未判若長夜之不日蟄余躬於窮廬若心氣之莫伸忽三陽之已發喜乾坤之始春余乃扶病出戶杖藜臨軒旭朝陽之生東照余顏兮溫溫泉有聲於石間鳥和音於塢竹梅抱香於南枝柳蘊黃於水曲信乎東君至矣覺余懷之慰悅爾其一歲之首四時之尊在氣而先於德爲元驅去山野中陰昏發出天地間陽和蟄者

動兮藏者啓甲者萌兮根者芽使兩間飛潛動植莫不含生意之融融鋪張元氣賁飾大和總厥功造化妙用鬼神能事盡厥工若非雨春之生物夏無所長秋無所收又何歲功之可藏於冬也夫然則今日之來復敢不歡迎於斗室嗚呼曰昔三皇之御宇世道淳厖兮大化洽穆民皆囿於祥風物咸沐於瑞雨開春臺於普天置壽域於率土此則一元之春兮吾未及見之至如世經大亂之後聖人掃淸乎一時息斬伐兮尊生意橐甲冑兮興禮樂怨苦者謳歌懽忭瘡夷者蹈舞踴躍此則一世之春兮何幸得見於當日

若乃晦盲否塞之人心一朝善端之始發羞惡辭讓之火然惻隱是非之泉達充之而心廣體胖發之而面睟背盎天下歸仁兮八荒我闥春收肝肺兮泰然俯仰此則一身之春兮夙余有意而無得茲焉一年春兮歸來息悠悠兮難過迎之兮若之何余自有一春行樂日燠兮風和痾去體兮愁散聽春旣暮兮春服成于山紅兮四野綠懷杏壇四子之言志深有契於點也之舍瑟冠童兮五六七續曠古之芳躅浴于兮風于詠而歸兮閒自適遡千載堯舜之氣像會千仞翔鳳之風格此便是吾分內樂地顧不負乎佳節

也

賦

世上無知人慾險

人皆知有形之險鮮能知無形之險人皆知在外之險鮮能知在內之險有形者目可睹耳可聽引身而避之則可遠在外者彼自彼我自我用力而拒之則可免豈若無形而在內者避無地兮拒難力不文不尋其深也莫測非浪非濤其變也難捉走作則駟馬無及飛揚則山川莫隔不可以高城而固閉寧得用鐵索而拘縶晦蝕而光明不露流蕩而端倪孰識知

烟如霧掩蔽之而無可際如藤如蔓纏縛之而無以
脫奔舟也走馬也莫容棹今難施勒深坑也大塹也
易爲溺今不可出是乃根我形氣乘我知覺由我情
意撓我耳目因心而動感物而發如引如誘如擴如
逐雖所感之多端最可畏者惟色其陷人也先汨其
羞惡之端使我而失正路之脈又錮其是非之鑑使
我而眩吉凶之別沈淪我正位左顚而右蹎壞陷我
安宅上桎而下梏至使志氣昏濁精神耗奪如醉如
痼如癡如狂耳失其聰目失其明體失其則心失其
靈尊不知有君親大不知有家國嚴不知有天地明

不知有日月終必至死亡喪滅而後已悲矣人欲之陷溺吾不知天壤之間孰有險於此欲巫峽瞿塘能覆舟天下只一巫峽瞿塘雖能溺人世間只一瞿塘近之者能慎則不陷遠之者不往則無傷惟此慾人人而有之不溺者幾箇男子彼愚頑固不足說貴重搢夫達人正士者亦或不免於誤此鐵石競剛之子卿何見累於胡孅日月爭光之澹庵又何誤於黎渦縱不爲大節之所傷豈不是平生之一怍我固知此險之莫險故見奪而不覺訓諸詩而示戒蓋後學之佩服嗚呼莫險者人慾見溺者我心慾不自外慾自我

淫防之有道崇我心德志以勝氣理以制慾如其不能遠之爲得苟能好德如好色又何畏乎此慾

詩

百日紅 五言絶句

衆卉莫不花花無保全月爾獨紅百日爲我留春色

小魯岑

大聖生小魯行潦與滄溟何但魯地小擧世風雨冥

起予巖

耄性本自頑名巖躬實警起者何獨予吾徒試共省

日躋堂

成湯聖且敬况吾初無志恢築願及時永作藏修地

主靜齋

中正仁義功主靜爲之本人極此焉立趣味愈在晩

合流臺

二溪適相合于我臺前流人別同志友亦是斯淹畱

隔塵嶺

風塵能汚人無隔隨人入幸此村口嶺斷盡經來俗

次張斯舉 光翰

收放心三字功夫第一頭君今有傑句我欲師君收

詠劒

吾斂得之天腰間吼不歇如得一試用必將天下易

次李汝唯冰山

奇禍胎盛名劇疾根壯形微陰聖人抑寧可忽杳冥

船遊日贈徐精南 息選

暮春伊水上同我咏而歸氣象眞吾道胷襟脫世機

溪上卽事 七言絶句

人俗寧宜賞澗淸忘聲方可會眞聲纖毫若有塵埃

念到此難酬造物情

次謝金醫

求醫要砭脈靡宣非謂能移壽夭天幸値扁方攻豎

去從今直到武公年

次朴大庵惺

雲樹千重過過來柴扉晚向碧山開山翁不識當時事閒說唐虞日月嵬

觀漲

昨日小溪水未岸今朝大野浪滔天變化神權由造物山河何忍久腥羶

治履

雄翰豈宜叢木上巨鱗寧合小池中一朝若得風雲路應贊乾坤造化功

白髮

少年惟恃氣力剛一蹴當窮萬里長攬鏡如今驚白髮乾坤回首此心牀

次吳正郎 翼承

賤分當年職理荒臨民卻愧視如傷離懷欲說言難盡更向秋風勸一觴

和鄭生是䕶韻

一藏一出莫非時正是天翁指使之這中固有無窮趣我自不知人豈知

和端午感興次文山韻

隨時順理自排愁正與修城逐賊倂夷險吉凶皆自外道能無處不周流

感興

此心如水意如波動是淅江靜汨羅若做敬功終始一鯨藏風止浄如何

祥桐

聞聞韶縣孔廟墟有桐三十餘株自生從位板行列而齊立焉蓋祥也

孔廟墟生不植桐鍾精知是自蒼空道從天地相終始應見吾東振聖風

草堂

旣就分中求樂地世間何事作吾悲契濶一般琴書
伴牕外溪山自四時

次呈就適堂

柴扉長掩擁榛荊醉裏高含太古情兒戲滿前如不
見把杯猶恐暫時醒

題明寂庵

雲際新菴鶴岀開强扶耄病爲重來老僧索句要留
迹黃髮秋光繞筆裁

挽權强哉 克立

昔從巖畔相分日把酒丁寧約後期寂寞崔皐山無舊
主重尋他日復依誰

挽申公 諴

樸實持心謹愼身何曾一念欲傷人此心固足存餘
慶一胤三孫性亦淳

次贈裴明瑞 龍吉

殘魂經病已全銷千里鄉關入夢遙悄悄客懷無處
著隔牕溪雨聽終宵

次贈李岳川

事孰爲卑又孰高但隨吾義任他嘲若逢世路難行

處歸臥藏身自有巢

贈別李正郞君顯 彥英○五言四韻

禪房三晝夜已覺隔塵紛不得無來往猶嫌有合分歧千山外路跡絶峽中雲攜手出泉皷泉聲收莫聞

次贈張仲順 鏶元

跡系喧喧境神遊浩浩空乾坤何歎未道義每逢中者足皆平壤回頭盡碧穹隨時前路達無處此身窮

和懷友賦求友 次文文山韻

百年文物域今日戰爭場治必基方亂興須兆旣亾旋乾功可立轉地業誰當慷慨時將晩豈宜但坐傷

和新燕有感 次文文山韻

爾能寘有托人亦宅安邅亂敗迨今日閭閻失昔年
飛盤桔荻暗啼怨暮雲連巢未曾觀史此日驗果然

和第九 次文文山韻

男兒夙抱志日月浪悠悠無計興周道空悲困楚囚
身中天地責心上國家憂遵養隨時晦吾何半道休

和第十六 次文文山韻

順直惟天理人何枉一生私忘心始廣慾盡志因清
夷險當恆道窮通不二情怡然天壤內到處不成撗

和大光明正法 次文文山韻

眞精人得會元有自光明不待逃倫靜寧須廢事平
靈源瑩自具虛室白因生道外何求道功由敬字成

和自歎賦自吟 次文文山韻

志大時逢否寄身田社翁吟餘眠白日耕罷笑春風
神逸唐虞上心休宇宙中竆通何適莫惟自仰蒼空

輓李敬亭 民成

厚重鎭浮薄博通兼古今宜時懷未展天意固難諶
絶意紛華競無心勢利爭浮沈隨世路樂道遣平生
冰院秋初講會同龜村半日話閒中臨分特致慇懃
意此別今成萬古終

輓申亨甫 達道

溫容人所愛恭行久彌親正是璵璠器堪爲班席珍
淸朝方戴獬長道忽摧輪此慟非私慟邦家失吉人

輓孫季進 遴

季進今何去雲迷日暮濱雄詞誰與伉直舌世爭嗔
溪屋安窮命江城試小仁老夫猶未死堪作哭君人

輓呂陜川 大老

身世任寒暄心胷絶怨恩性疎纏墨地蹤遠柄權門
仕擬祿中隱休同物外騫慶昌應在後盧下滿兒孫

輓朴鶴巖 廷璠

相知何最晚知又拜難頻共涉兵塵日同爲暮境人猶艱百里闊況別九原窀愧欠扶疴哭聊憑短詠伸

曹芝山 好益 輓 七言四韻

命途寧向達人言處困能亨德始尊廿載荒陲非己孽七年戎馬爲君恩歸來泉石從猿鶴玩繹墳經尚昊軒一夕芝園雲永鎖老生無復聽溪論

輓申梧峯 之悌

良善從初出性天心身元不設涯邊溫恭雅度非虛矯樂易眞情是自然處世未嫌藏隅角臨民無避少鷹鸇當年何憾靡遐福餘慶應須嗣胤賢

輓崔眞寶 山立

人間小徑苦縱橫寄跡深杯過一生不向權門要進取寧從產業有經營畏存鄉曲風廉隅愛在專城政簡平大醉長眠乃素樂吾雖悲子子忘情

輓張仲順 悌元

琴碁詩酒間中業貧賤憂愁不掛情大醉高歌嫌世隘妙吟妍畫致人驚鶴山花月勤遙管牛洞風烟懶自營君識浮生眞一夢那知先化勝餘眠

輓尊池門叔 嶸

痛矣吾門復喪良此悲何獨爲先行勑躬竟是全貞

介遇物何曾小害傷盛世失名才忌命稀年得胤德

徵祥若歸地下從先祖贊祐殘孫保族長

輓尹慶尹 孝全

賤俗前秋往蔚泉路由州下再承筵旣欽眞率違浮

俗更愛淳良出性天仕學并勤期大業孝忠兼盡慕

純賢寵恩未報先捐館禍福如何有或然

輓高提督 應陟

竆通得喪豈須論保得天眞是達尊三八書中宗孔

孟方圓圖上尚羲軒百年未有經營事萬紙猶傳文

字言若爲先生悲滯屈不承平日解乾坤

題李缶川幽居

數間茅屋小溪濱靜裏端宜著老身翠色已交南澗柳凉陰欲合北窻筠趣成自到忘言地意得眞如傲世人歡罷松醪仍醉睡枕邊啼鳥喚醒頻

和斯懷次文文山韻

亂裏空添鬢上華雖逢佳節醉誰家碧天不改前時月大地猶開昔日花原野不堪寒骨積丘墟那忍暮雲斜此時何事閑春興手理荒原學種瓜

秋山記行

蹇驢短策秋風路盡日橫縱萬壑來不醉紅光濃入

面末仙眞氣軟凝胎潤貧堪聽瓊瑤碎山富方看錦繡堆迴患眼病瞑已久此行那得不常開

輓李知彥希雍

一見知爲順德人顔貌辭氣露天眞口恆善語心誠好躬尚敦風性近仁福在終身無怨惡病非居世任窮貧衰病老身著難攀紼爲寫荒詞寄窀

次朴大庵

花開葉落臥分時山外紛紜豈我知宅上松聲來耳可階前石澗照顔宜扉常掩處看區遠人不争時覺業奇猶慮調餘還有病卻從偏性作良醫

贈柳謙庵 五言長篇

夷險不二道君子爲能之斯言聞平日其迹驗當時
一自亂離來舉國同隆彛所謀肥一己爲國忠貞誰
頂金食玉者餐素而位尸惟我謙庵公不爲時所移
雖在亂離中己職期不虧夙從退溪師大義已聞知
立脚有定地顚沛寧參差曾宰玉山縣首立治隱祠
治務雖多端忠孝爲根基于時兵火後尚屹砥柱碑
今守嶺底郡百務叢于茲公自益礪精志不遺銖錙
黎庶日撫摩軍兵勤設施柔茹剛不吐民懷吏莫欺
伯帥有謬令論執不詭隨土有梗化氓設機痡鋤治

玆皆衆所忌公乃力施爲唯知職當盡不恤世方危
在官盡如公豈患恢復遲竊揆一愚庸度蒙不遺
今來遠致謁敢伸懷慕私踈迂荷憐恤館留恩偏垂
遂令遊小白慇懃備行資俾獲觀覽悵暫脫塵累縻
又欲寫羲經紙墨更蒙推爻象得細傳四聖從可窺
時乘衙罷後引坐同屛帷或說往古事治亂與盛衰
或論當世務緩急窮毫釐詞鋒凜秋霜立懶振昏疲
離違顧在邇豈敢無一辭顧言一終始視民同嬰兒
子遺誠可憐益敦垂惠慈爲政縱萬目急重果在斯
公且弘籌畫爲國思遠規吾南三嶺下要排三府維

高城大其池甪作關防司此計擬疏陳志與事俱奇
知公不久郡行見立丹墀

次諸君韻題明鏡堂

此理何偏此天地古今通世常過續際身羣萬有叢
堂靜鏡益明方寸那時中定性無將迎這鏡乃是中
開卷坐肅然直遡羲皇風道因兼費隱事過心還空
寂感非有意惺惺主人翁

謁金籠巖廟

奉命復無所售身當何適性中有大路一天恢恢域
此理貫古今有誠靈應格踵風賢繼作孰誣人懿德

次贈裴明瑞擬古二首

我欲叫老暮鐵腸非不剛柰此世路艱平陸成山岡
空含鄒衍恨坐結炎天霜發言倘有補九死亦何傷
中宵動商歌激烈聲遶梁忽忽歲將頹欲往終徘徊
夢覺月正中起步東階東緬懷桃源內欲往路無從
神氣絶塵紛顔面如芙蓉仙區既難到世路多異同
棄置勿復道一寐寂無聰自衒亦失節吾脚未宜刖

謙庵柳公輓

痛我謙庵公永損謙庵樂樂地既在此去之今何適
緬惟花嶽南河水茲縈屈公爰宅其中湖山擅奇絶

自從退陶遊內外輕重淺庵名揭以謙此義公所執
早年辭場屋未老謝州紱歸來河上園自享人間福
奉親教兒孫一室安且燠姜被晩欲深德義日相篤
芳樽趁汀洲花朝復月夕奈何造物猜遐齡獨見嗇
堂上鶴髮垂厓西賜影獨風悲繞宅松光慘臨湖月
湖水去悠悠一去寧有復人亾庵已空萬事皆陳迹
一哭情不已敬裁輓一幅

輓孫上舍 德甫

兩孝伻索輓以我舊而知君誠溫且恭可愛無可疑
向人必開心何曾置毛皮每我往立巖終始相追隨

把酒松下石觀魚芳草滄晃朗雲月夜聆鶗鴂花時
笑談共遣興須臾不相離如今迹已陳俛仰長嘘唏
聞君窆期迫那堪涕交頤君歸還兩處應若平生怡
地下如有晤倘可傳吾辭君變昔就擴我纏姊寥悲
法變近捐閭我被朝命縻幷欠一哭訣永恨追在斯
今日臨君輓宿懷頫兼追舊知幷零落獨立傷隻奇
長言豈盡情繹筆淚更垂

輓張斯擧 光翰

一自經亂離族黨俱散落惟公與仲順住邇逢頻數
仲順旣先逝君亾又何促顧我獨在世何以撫孫索

有憂誰與憂有樂誰與樂城洞飛渡川自此無消息

聞君窆期迫題輓寄窀穸

輓鄭平甫鏈

鄭氏來達城於君已五世敦睦乃先風繼繼能不替
一自寇亂後族敗家鮮裔多君承積善無悪互見孝
腸行君第二友愛由能悌追遠勗祀事推恩明講系
不有君先唱豈振陵夷勢貌溫而內明行恭而言厲
柔不隨流俗剛不畏强戾義苟見當行直前無疑滯
我亦君姻屬更荷情相契相從雖不常愛此圜中意
如何忽摧折使我空反袂一章贈爲誄寫情知老弟

輓李南溪 輔

持身早知方端謹家鄉行孝友性諸天事父以事兄
所敦人事上分外無經營何以訓子姪遜悌戒作程
作宰惠兩邑遺愛存其氓歸來共姜被村野怡性情
處貧能不憂談笑任閒淸謂可範鄉閭餘風息紛爭
云胡福止此纊前遽竪旌爲寫一幅章感舊淚雙橫

鶴浴潭

兩峽傍作洞一潭成以石上注懸於瀑下流盈出積
淵泫叟澄瀲一塵寧容得凡蹤不可近潭名卽浴鶴
鶴爲鳥中仙水不淸不浴遊必騰雲衢巢必無人跡

肯從鵝鴨羣不擇池汙濁飛止自淸高誰能馴逸翮眞如遯世士不處塵埃域而今鶴何處潭空山影夕我來始濯纓神魂爽碧落夜歸夢仙客鼓我同淸約

石可坐

有石可坐臥在我堂之前行柳設淸陰不須具茵筵足以窮朝曛積而送歲年一杯長一杯萬事歸醉眠居然作私區不與塵世連豈涉外榮辱可忘時後先我能寡怨尤豈尋吾咎愆山林爲順境始終矢無遷晩悟有自得不作人世緣優遊此焉老性命于以全

和遇靈陽子談道 次文文山韻

世有方外士撥眞謝公卿蟬蛻人間累遠引遊蓬瀛
吾道異於是在世世莫嬰不淫於富貴不累於功名
動與理相遇向誰煩約盟道義日以重利欲日以輕
鬼神讓厥靈造化奪其精觸處玄機應隨時變化生
息入風雲妙光并日月明至高在道尊至壽由德成
足雖不離地動乘天理行何必靈陽子求道出常情

和蚤秋賦早春 次文文山韻

天地回元和枯卉生意發旅牕風日暖羸體稍嫌褐
哀哉殍滿衢戰馬時尚秣太平在何日遺民望如渴

輓金伴月堂 宗孝

有生孰無死死有孝亂難惟公兩亂孝福中之九難
誰將卿相貴換得此二難

寄張正甫 乃範生辰韻 七言古詩

君生再去之癸亥年到七十古云稀有子有孫繼執
酌人間此慶非少輝孝悌積行暮愈勗勿失吾宗世
傳徽恨我耄敗無人事書送此言爲相祈

謝徐淸安 思遠 東國地圖

吾友徐淸安行甫遺我靑帋一幅圖是歲萬曆二十
四五載疆域屯倭奴國不能國誠可痛按圖不覺長
欷戲肇自天開地闢初東方實與中原俱山明水麗

風氣淑地是天下之膏腴君臣社稷上帝命禮樂文物中華燧擅箕以來幾千年不曾沒作腥膻區究厥基本不在他邦人不失仁義途鯨海如今勢滔天誰將隻手崑崙扶邇來人心失性眞降禍由天機自吾痛矣三百六十州坐受凶醜一劒屠幸賴皇威震日出東民復見恢三都尙念天心不悔禍豺狼南北潛窺覦此時如有君子志腹中可無經綸謨遠寄輿圖固有意自顧其柰眞腐儒故人琺貺不可忘手自埽壁掛座隅

和有感 次文文山韻

萬古千山萬古川宇宙如今幾歲年盛衰治亂電過天聚似雲雨散如烟來來去去總無邊孰有一物長流傳可憐役役苦相連皆如一夢驚春眠

和聞李萬至賦長歎 次文文山韻

人無賢愚與强弱地無夷夏與秦燕各性其性分其分可以相安於一天大朴一檄利害立宇宙塵埃息幾年生民有欲天實使可憐枯骨愁雲烟

和五月五日憶三閭大夫 次文文山韻

志士尋常談笑時若讀離騷淚必垂況逢今朝五月五千載尚有悲風吹當時湘畔幾徘徊竟抱忠貞投

渺瀰楚山崔崔楚水明精英鍾出斯人奇美質元從庚寅受正則嘉名期不虧芊業當年勢屼嵲先生進退分安危幾幾將孤忠抗衆猜歲暮野外枯香芝空吐琅玕訴白日白日杳杳天無知懷沙欲投復躊躇苦吟幾望荃心追煩雲殘日知已矣恐見宗國歌黍離不受汶汶謝漁父魚腹直與彭咸隨芝摧蘭折在須臾忠魂毅魄憑漣漪濁世苟生非子樂一死便可遊希夷至今人間名五五感古非獨賈誼悲君不見三閭大夫此日沉能繹舊業從而墮

輓朴嘆惺堂 演

昔我龍巖嗚文獻公在鯉庭聞說熟晚年操履最可
稱老師宿儒宜讓德衛生方中對皇考孼蒙編上傳
心法令胤賢姪迭左右壁額床卷恆整飭睦姻任恤
根孝友家法人稱古里朴蓮堂主人吾純伯龍巖嫡
孫公之姪學術行誼儘繼述莫非賴公能啓迪公歸
地下報龍巖餘慶世世應有發顧余愚庸荷湲愛餘
論每被賜振拔如今無復承清誨聊憑荒詞哀暫洩

輓宋學諭 遠器

在世吾今近七十知舊零落殆無數同衰賴有二三
執時與相逢說平素去夏哭送徐樂齋豈意重承學

誦詩傷今爲歎共誰開思古有懷無對討雖然歸化
是常理兩公地下好相遇擲置紛紛汗漫遊不復顧
慮人間路拓落寒蹤任支離踽踽獨立愁城暮聞公
卽遠已有期聊述短章憑便付文章事業不須云畢
竟有散從有聚

江齋偶詠

耄中尚有少年心時或一分豪氣作呼童收取杖屨
來扶出西墠玩飛躍鳥山依舊萬古趣玉淵澄涵九
天碧此時秋盡冬始至俯仰徘徊一場樂浩浩天地
古今裏憂喜得喪何須覺淸風明月飽投齋案上數

卷千聖迹

泛舟不知巖 六言

上有天下無地是何界超世間世間幾般消息雲外一鴻自間

旅軒先生續集卷之一

旅軒先生續集卷之二

疏

擬疏

臣老病俱劇斷無人事久矣 天眷隆深歲有 除授而疾不去身莫得一謝常懷慚懼之心日後罪譴之加而壬申之夏 慈殿昇遐自計違襄終闕赴哭今遭 坤宮之恤卽擬必奔纔不獲達路斃猶甘而迄未果發雖緣老病尚存縷命此豈分義之所得自安者哉方亦待時稍暖必須匍匐又何能必其此願之入手哉臣之一向病伏如此世間大小事人以委

棄待之不相告語已亦以聾瞽自處不欲聞知而就
因街童之傳竊聞古城之地石有自動互遷之怪至
於土官報使方伯馳 啓云臣未知其果爾否也此
傳果爾則去歲禮安之水中流自絶今歲古城之石
遷動易地此豈非灾孼之大乎水非斷絶之物石非
遷動之物也而今者水則絶流於中石則遷動於地
此豈其水與石之性也哉夫妖謂之變者以其變於
常道也孼謂之異者以其異於定理也非常道非定
理而有其事有其物則水之絶流石之遷動非妖孼
而何哉臣雖在耄病之中憂國憂時之一念尚未泯

滅就竊恖之變異之作亦豈此理之外哉先儒謂人
者天地之心豈有心順而形不順者哉又豈有心乖
而形不乖者哉臣未知近日天變之如何今者水爲
之絶流石爲之遷動則其爲變異之在地者其果可
驗矣人失常道故天地示之以反常之變人失定理
故天地示之以反定之異常道卽當行之道也定理
卽當然之理也竊念國家之爲國家朝廷之爲朝廷
關天地係宇宙鬼神之所憑依億兆之所歸仰也一
政一令之違常道一事一措之失定理亦莫非民物
之共患宗社之貽憂況如政之大事之亘係生民休

戚爲邦家輕重者乎垂死耄臣固未知其政失道其
官不職果吾 朝家能無違常道失定理之人事天
變地異夫豈錯施而誤發哉水石之變適在本道之
邑故臣得以聞之觀象監之所達四方之所啓陳何
止此哉然則其故果何事何官之所召哉人或以爲
量田制賦之致失也末世民風之日非也臣則以爲
此亦固足以召變致異至於朝廷邦域之大本也士
林國家之元氣也朝廷有濟濟相讓之德然後同寅
協恭之化達於四方士林有通和歸一之道然後正
大公共之義維持國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

婦以至長幼朋友莫不各迪而至國得爲國人得爲人天地鬼神莫不佑之內賊外敵不敢發矣臣竊聞朝廷分裂無相讓之道士林角立無歸一之義噫夫本何從而立乎元氣何由而壯乎 殿下歷觀往代朝廷不和士林相貳而國家克享長治久安之慶者其有之乎臣則以爲天變地異之作實由是也若夫一政一事之失亦足以名致變異者其何止一二而朝廷不和士林相貳者實爲名變致異之大綱也立朝之人自大官至庶官莫不曰我實愛君也我實憂國也而實不知當愛之義當憂之道故治化之日鼓

畀下宗社之日就危亾如是而天地之示警者卽如是也然而朝廷士林之本則都在於 殿下之一身 殿下之身則實機於 殿下之心焉此在 殿下之自反而已 殿下之所心者果在定理而 殿下之所身者果皆常道乎以 殿下聰明睿智之聖豈不精察於此理之定此道之常哉 殿下之所心所身所家所國者果皆常道定理乎不待耄臣之校擧而 殿下已自點檢之矣夫所道常道定理者不過曰吾人固有之性事物當然之則也如仁義禮智之四端一有不擴充則非當然之則也七情有一差謬

則非當然之則也大學之八條一不如道則非當然之則也中庸之九經一不如訓則非當然之則也
殿下果能皆盡當然之則乎雖於一毫一釐之未盡不免獲罪於天地鬼神況其所失者不但毫釐微細乎蓋天地萬物莫非一理也順逆在此而感應在彼甚可畏也祥桑之枯死雉雊之不灾熒惑之退舍即其驗也今亦在 殿下反躬自修不然歷代亂亡之跡為今日之鑑矣夫吾人之至今獲免禽獸之歸者皆由孔子之道如天之日月四時之流行也如地之五嶽四瀆之經緯也惟 聖明一以學孔子爲心然

後可以傳三皇五帝三王之道德而爲三皇五帝三王之事業矣 此下缺

擬劄 五條

一 筵講

夫三才萬物之理三綱五常之道備於人而不可虧經於世而不可墜必須講而明之體而行之然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得而人物得而物家得而家國得而國者也惟聖賢能明其理能體其道而有以盡夫修己治人之事業焉其說皆載於方冊後學若不從事於方冊其何以爲講明之地哉此所以須有學

問之方也然則修己治人之事業人莫不責而主其
責者人君也故人君之學問爲尤急且大也而其要
都在於 經席之講焉其可以輕其事乎欲求道德
之本義理之源非經學不可得也欲知得失之跡治
亂之鑑非史學不可究也惟其講之也必也章章詳
說句句理會審解其條理尋究其脈絡硏窮其奧妙
揆極其隱賾惟其體用本末之咸具始終先後之有
序者以之融洽貫通昭晣著見於心目之間然後可
以爲體用之資矣蓋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理到而德
發者也實非有難行之事不可以高遠而忽之也實

無非切近之訓不可以迂闊而忽之也玩而味之其趣無窮其精微之蘊必發於參互辨難之際且古今事變未嘗有異天下義理亦無不一以古證今取彼觀此不相値相合者鮮矣可以爲心可以爲身可以爲家可以爲國底道理都不外於此焉誠若親承訓誨於授受之際躬聽言論於切磋之地則千古聖賢在今可對於方冊之中也然則　經筵之設豈非出政之本哉惟我　殿下卽祚之後開　筵日三無日或廢卽所以致重於此也第未知夫日三所講而明之者果無所不盡而又因其所講明者果能體行於

心身乎臣固知 殿下有舉一反三之明有聞一知十之資矣然而任旣重矣道亦遠矣義理無窮事變靡常若不多畜於前言往行涵講乎常變經權其何能酬應於急遽煩劇之際而不失稱量左右逢原哉虞舜大聖也而好察好問顔淵亞聖也而若無若虛玆非所以爲大聖亞聖者乎伏願 殿下勿徒爲文具而已日課而已務要從容咨詢反覆討究必得其所當然之義須會其所以然之理

二 聖志須遠大

志者事業之本也事業之幹也植木者必溉其本然

後能就於茂實有干雲參天之盛築牆者必貞其榦
然後能就於高堅有仰鑽難窺之勢事業之成於志
固亦如是也由其志之小大近遠而所就之事業從
而爲之小大近遠焉未有志自近小而業能遠大者
也 殿下之於今日旣有此旋乾轉坤之事業矣宗
社幾亡而復存倫紀旣墜而復振生民水火而復拯
則 殿下之初志其果尋常而辦得此哉然以古昔
治平大道而言之此只是開基而已發端而已然則
殿下旣就之事業固是可遠可大之始條理也而
將來極遠極大之事業乃爲終條理也臣恐 殿下

之立志在今日尤當大之遠之也後世之人莫不以
二帝三王之道爲後王之淩不可道以唐虞三代之
治爲後世之淩不可治其心旣自畫焉而不曾有道
其道治其治者故二帝三王之後無復有二帝三王
之聖唐虞三代之後無復有唐虞三代之盛也孟子
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孟子亞聖也豈大言無當者哉
理固然也凡在衆人自能有爲則無不可以爲堯爲
舜況以豪傑之主乎惟能心二帝三王之心則卽二
帝三王之道也事唐虞三代之事則卽唐虞三代之
治也二帝三王之所以做唐虞三代者非別有高遠

難行之道也只自是心焉盡心之理身焉盡身之理家而盡家之道國而盡國之道推之天下極之天地皆此理此道而已此理此道卽當然不易之理當行不偏之道也飢食渴飮夏葛冬裘者非其理耶君仁臣敬父慈子孝者便是道矣二帝三王所以爲心爲身爲家爲國者載在方冊而具焉今我 殿下亦當心其心道其道而已 殿下天縱聖智備剛柔健順之德旣固有可爲之資質也春秋鼎盛年富力强亦固有可爲之時節也可爲而能爲乃 殿下也可爲而不爲亦 殿下也此皆在 殿下而已 殿下旣

有其始其不息有其終乎 殿下在旣往二十年間
可謂備經險阻矣所以困心橫慮者亦豈少哉所以
慊慨激昂者爲如何哉所以自礪自奮刻心積慮爲
後日圖者乃如何哉然則 殿下其可今日而止乎
若曰予志已就予事業已大矣當備平昔之儀章當
復全盛之文具宴安之心任其日滋奢侈之習聽其
自肆則非擧國所望于今日者也必也常存不忘危
不忘亂不忘亡之心雖不得如大堯之茅茨土階大
禹之惡衣服卑宮室卻息夫這裏有以做出光四表
格上下巍巍蕩蕩之大業也有以致得東漸西被朔

南暨聲教之至治也則 殿下必知其可尚之德可
法之道矣而必以虛文末事爲傷治害政之祟而痛
革之也是歲夏間竊聞有衣服轎馬各物之禁已到
于四方而弊習則依前焉此等微細之令猶未克行
則況於大弊其易去乎臣恐 殿下之志猶未能出
尋常萬萬故無以激厲羣下之心

三人才在作成

人君之作成人才不惟爲國家之用益亦所以爲輔
相天地之道也夫天地生許多人莫不稟之以陰陽
五行之秀氣命之以仁義禮智信之全德使之居天

地之間言而聞之事盡孝悌忠信之行辨家鄉邦國之業雖在農工賈之小業猶必待人而成焉况士之業乎修己治人其道也博古通今其學也致君澤民其事也人君之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致天下之太平效位育之能事者其才也天地能生之而不能作成惟能作成其才使之不負乎天地之所賦畀責任者人君也此非輔相之大本乎其爲國家之用則俱收幷聚列于庶位大以責大小以責小文以責文武以責武人無遺棄之才事無廢墜之務則夫何患之才之歎乎此在作成而已作成之道人君先自修身以

建人極者其本也崇用醇儒以耆司徒掌學之職者其綱也修舉學校之政敦勸知行之業者其實也惟其振作鼓舞之機則又非凡科例條之所可盡者也只在人君篤厚之敬不二之誠苟此豈聲音貌象之有得以神之哉所謂篤厚之敬不二之誠者非別有道也要在人主之一心嚴恭寅畏不偏不倚光明正大無間無隙而萬里之遠四方之廣自不敢放肆怠惰而相與興起奮勵於罔知罔覺之中凡在黎民亦莫不於變時雍况後秀之成就乎而宏才碩德亦可必得於他日矣此則預養之道也預養者所以爲後日

之需也若乃取當日之人才爲當日之世用者亦有
其道焉才不借於異代只可用一時之人才自足以
備一時之事功者理固然也不待文王而興者豈
常有哉雖或有之亦豈可多得哉惟在人君能有以
變化之而已苟能有以變化之則愚可明柔必剛不
才者爲才不德者爲德前日之不賢不良者今可爲
之賢良前日之不忠不勇者今可爲之忠勇此亦作
成之道也其機果不在於上乎所謂剛明才德賢良
忠勇者非果能爲人之所不得爲者也止能盡吾人
之可爲夫以人而爲人之可爲者乃人之常則人孰

不可以爲人之所爲乎剛明才德賢良忠勇本自是吾人人之性分內道理也職分內事業也夫孰不可爲哉

四用言須明斷

人君卽億兆上一人也一人思慮難遍於萬幾之煩一人耳目難周於四方之廣故千里之謬或萌於一毫之差百年之患或兆於一朝之誤此古之聖人不惟集天下之思慮爲己之思慮亦須用天下之耳爲己之耳用天下之目爲己之目故其思慮無微不盡其聽無遠不通其視無隱不照所以明四目達四聰

集衆思者不以是耶然而上古之時責言於天下之人雖芻蕘之言亦皆擇用則凡有懷有口者無非得言之人也至于後世又特置言官焉蓋汎責之言言者或度時量勢或有欲言而不得言者矣至以言爲責而居其官則雖欲不言旣居其職爲得以不言哉此乃必設言官之意也然則一世之中事無大小係國家關治化者莫非言官之所職也上自人君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一政令一用舍如或有過失有關遺皆其所當言也故人君則惟慮言官有可言而不盡言官則惟恐臣子有言而人君不納下常積誠

而必言上常虛己而必聽則人君何患言路之或塞言官何患聽納之或阻乎言路無塞聽納靡阻則所謂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以成裁成輔相左右民之亨泰者在是矣夫設官之欲聽居職之欲言其心一也故上果有能聽之君則下必有盡言之臣其理當然也君能樂聞而無言不聽臣能盡言而無事不言則雖百言百聽可也言苟當一言卽聽亦可也當不待再言也言之至再則言之之意已誠而聽之之道已審矣玆不可不汲其聽也一不聽旣未安焉況至於再不聽乎一不聽而不止至於再言

再不聽而又不止至於三言則可謂言之盡矣是非
可否之間必是當言而不可已者故其言之也至再
又至三矣人君之聽之也到此尤不可不從也如其
所言之事設或有兩端難從之勢亦當問諸大臣採
諸百僚而從定其處置可也言者過三則涉於瀆矣
不聽至三則滯於固矣固與瀆皆是病也夫何苦而
上下皆歸於病乎夫其所言者若非事係大關則言
不必至三而不已也事苟係於大關則聽何不從於
一再而乃至於三乎言之者固不可不審酌其事理
之輕重緩急也而聽受之道則不可以緩且輕焉而

忽之以阻其言路也臣伏見昏亂之朝君之所惡者直所好者佞故忠讜者日退諂邪者日進上失設官之意下失居職之義病迫於身而瞑眩之藥無由進焉則此何道哉

五分異

同事一君同仕於一朝廷之上者同居天位同食天祿同治天職則必須同心同德同好惡同取舍然後可以同寅協恭有以致庶績其凝之盛成天地上下之泰也豈可分作二邊三邊不相同而爲相異乎夫善惡邪正之分類固其理勢之當然矣而所不可不

分者也曰善曰正理之順也曰惡曰邪理之逆也好而取之者在善與正惡而舍之者在惡與邪則其理順其道常矣而人心之所服鬼神之所祐也不然而好惡非順於理取舍乃反於常則逆理悖道而其事能成者有之乎惡去然後善存邪退然後正進此固不可不分而異之者也如或不分善惡不論邪正好惡取舍一任其私意則其爲天下國家之禍者可以勝言哉夫分善惡邪正之明而所好所取在善與正者此卽同之大者也雖其所異之者在惡與邪而不害其爲大同也不分善惡邪正而好惡取舍一任私

意者其同也小而其所異之者未必非大同之君子

也 此下缺

書

與鄭君燮 四震

旱餘霖長老姊爲候尚保如前耶且學問一事篤加工程是所深望吾左右有志乎此學亦已多年矣其所自得於人所不及知之中者則固非他人所可得而測矣然竊於賤見病痛未除去者益亦不少此必未能痛加心力故然爾區區者反省其亦平生長坐此病以至今日雖常自憤而又患不能焉如左右幸以

頹靡者爲戒而切勿泛泛以過歲月如何昔賢須從
性偏難克處克將去者可十分致意否極禱極禱

答鄭君燮

忽承專人遠喩且認示來消息顯光積苦之傷發於
還後一向昏憊自不收拾且以先壠春省當往還星
山而是月中連有人事似未能靜調尤憫各示別紙
幷得相諳中汝燮示以有悔悟處云想意思認得箇
佳境資益之方不必求諸遠朋黃卷中自有古訓況
相與講討服行於日用間有君燮爲之相助乎更願
益自振勵無墜此志也君燮冬傷之疾尚未快愈云

極用奉慮且於調攝之中能節了應接以之收拾精神閒看好文用之滋養意思亦莫非進學之地願加意焉

答鄭君燮

持己謙恭待人忠信此固德行中大題目也其於處末世之道尤爲穩切前日相見敢以奉告而乃蒙銘記篤意踐履深荷不忘於朋友之言也願須日加意焉第聞貴奴老少二口又逃去云無乃爲家長之道或有所未盡以致奴輩之不得其安者耶彼亦人也豈樂逆而惡順哉此不可專諉之於爲下者之自顚

也金水來此猶順於薪蒸是則左右之誠意有以動
之也但貴所已乏使喚將欲送還耳示近日所讀乃
入德之書則想與緊玩究於一篇之中必有所融會
者矣極所賀也然此書文簡而意廣志大而節備非
心融神會實得其味尚未有以見其效也願加意焉
旣見功於此書之後繼讀中庸以二部文義旨趣浹
滑心口夜夜巡誦則終必有大驗也未知如何如何
晦齋改定處此亦未能詳記然此不須急見當以朱
子所定者熟複焉待後取彼而考閱亦不晩也此中
方寫周禮一部所借之本有爛簡處曾見巖齋所莊

有是冊故今以此本所爛者書送可能考諸其冊傳錄其簡因後便寄示否

與鄭君燮

頃日之伻旣報以是月內當造巖下及聞一道儒士爲先賢伸情事當會此府則躬雖不與其事區區情義不敢恝然他適又聞星州李景發捐世渠乃戚而切者必須往哭茲不得不少緩東指之程遂致違約益遠奉晤增遲溪所悚念

與鄭君燮

巖栖之共非敢忘焉但以此中已始搆茅之事必須

稍成形止然後始當恣意遊適不然已開之基終爲
虛地故不得不爾願勿以稍晩相咎如何然外間風
塵或作則不須拘此而不徑入於淡地只當觀勢而
已强哉時未入山耶山人不免塵念所引煩往來於
外路無乃爲猿鶴之譏耶可呵

與鄭君燮

日前大水近世所無之變人家漂沒浮過于江漲者
無數云令人慘目被浸農民隨處啼哭天胡偏病斯
人者至此哉鄙人栖淡寓僻之計非不素也況此外
間日所聞見者適來益無吉好底事寔不樂淺區之

往而勢不得浚肰他從者以家累稍繁不能不左礙右拘也殊歎厚僕願勿復送一令守足以樵牧且緣寓貧不得資養徒致其困苦之耳亦豈吾分所安哉聞賢左右已被　師傅之　除云果有傳者耶雖濵不寐之喜亦不無爲相慮者未審何以爲計也

與全性之 以性

山房共夜幸已多矣路畔情晤又可忘乎第恨日暮峴疊作別殊非後期其亦莫的焉餘悵方切從來數友之還欲過貴縣敢憑草謝

答張正甫 乃範

見書知新況循度可慰練事此中無書冊不能備考未知李君未及稟詳于星州耶大槩哀子當練其服則父主其喪亦當有變服之節矣然君家貧矣不得多備其布當世世俗亦不能行得古人委曲之節君姑隨俗而仍之特練哀子之服似不爲大失耳所謂練之者亦練其冠巾練其中衣而已衰衣裳則未之練耳只變其升數而已因明述之行草此奉復

與張斯舉 光翰

拙行昨午始返元堂卽問數日之況如何相見之日亦不能從容別來殊悵幸待事間一來穩晤如何且

祝處鄕處族務須寬弘整恪寬弘則人自愛整恪則
人自恭能守此四字而不失則无妄之來不足爲吾
害矣更須爲我珍信也我亦欲過夏于不知巖芳舍
我未往之前君須一來也金烏山之遊若作則委通是
計

答臨皐書院

再勤友生旣以盛牘不勝悚怍伏惟春安新廟固是
斯文幸事凡在同志所當齊趨況曾出入院門者乎
顯光宿病近甚莫得圖造于籩豆之下區區只增惶
愧一二俯問之節謹以賤見奉報于別錄之空

答臨皐書院

示諭享儀此亦無所考聞昨因玉山諸君亦問此事略以耄料草報未知是否其報以爲西岳則前代賢廟也方此 國恤之日亦不得全用吉儀故行三獻不受胙玉山則 本朝先賢故止用單獻無受胙貴院恐與西岳同體也若齋服則不易白衣白巾祭服則用次吉服其或宜乎然僉須更加聞見商量如何

答臨皐書院

示諭立碑事郡守尚賢之意盛矣第須僉君仍請于郡守求得碑文於當代巨手則如其鐫竪之事措惟

在院中之能辨耳鄙意則如是餘惟僉侍善圖

答金沙溪長生

洛下獲接之幸迨不敢忘卽於懸遡中遠承令惠書并蒙銘記賤懇寄及纂行禮要珍領之餘尤感至意就認　名命連下勢在必謝區區益祝康寧之福焉顯光亦被意外　恩名而宿患眼疾眩症在今加劇莫得爲趨謝之計方深惶悶此後承誨難期豈勝瞻想

與金沙溪

伏惟新春道體佳勝賀慰萬倍生依舊伎倆而但久

生於世少無與況此中幽懷難以盡寫雖欲與高明一遭以敍悁鬱而萌散星離悵望柰何就中老孱半生所業雖志於學問而妄自撥索於象數之學其於日用菽粟之味視爲尋常而不喫緊着意近年似有迷復之悔回頭往脚於切近處始知小學家禮之書不可不深究也然年衰力綿不能自得又無三益爲之指引者徒自悵悵只冀進德彌邵以副區區之望

退溪朱書質疑及牛栗庸學小註點絶刪置置案上云亦須惠付切懇切懇牛溪集可得惠付耶宋

新寧無恙否傳布二字爲妙

答李君顯彥英

委遣伻書滚荷滚厚第見滿紙文字馳騁出沒莫測端倪令人恍惚顚倒焉顯光被此意外 恩命欲就則耄癃方劇必不堪於道路欲已則 累名不謝有莫安於分義所以奉告者實望指教之精切而令諭若此莫非言外之意實有所珍重者也寄來半月砂糖旨領多謝野菜之誨討不墜失也

答張文舉鳳翰

擬於昨事必得相見穩叙生員獨來仍承情問爲慰則滚矣而豈若面開之蘇豁哉所約祀事無事設行

殊覺感慕益切事畢既與姓中約以各愼之意矣第未知其果各能如所望耶今既違奉後期須在春開只冀此冬調養千萬益珍

與盧甥弘仲 景任

察訪之亾慟矣慟矣復何言哉今失此人內而吾一家外而吾朋儕皆爲之空矣公私之痛益甚益甚其柩卽以措運已權塟于故山但以農劇之時不得爲永塟矣然待秋冬改窆亦不爲甚難幸勿致重念也姊氏時尚支持耳但止寓之所彼此俱無可處似當姑留炭池以待御史之還而爲之更謀以處之耳大

槩君兄弟之傷敗致喪者皆以過用心慮之故也凝仲最甚此病故最先摧折察訪亦以此病而致亡今汝在世兄弟亦皆應有此病君自思之可以自察其果然耳人之血肉精神能幾何矣而日惟煎熬其能支耶此雖金石堅剛之質必不勝銷鑠也寧不懼哉深願此後默戒于心務遣百憂不使之關懷要以寬閒充泰爲用功之本此豈但養生之至術也十分加意極禱極禱

答盧甥弘仲

阻音隔月未知諸般消息惟抱鬱陶而已忽此得書

用破積念小可慰焉山寓幸無雜恙但聞海瘴敗沒之說爲可驚愕不得不廢書仰天也君之退家在此時固似未安又慮有狼狽之虞今審復就體營似有致身之所矣但此危劇之日其爲俯仰計者當如何也又爲之懸念焉如有營下往來幸能頻付諭音則可破寂山中聾耳耳

與盧錫弘仲

秋晚楓嶽上下雲水之間此時巡驅眞可忘鞍馬之勞而公私憂劇想不得作興味看也近日氣況能支攝耶寬抑之願前於敬元行支離言之不知能審察

而記憶否今亦不得不申祝焉吾則旣赴於朝難於
還退遂於是月二十日到縣縣以蕩敗殘邑又有採
銀築城等事孑遺之民無路全活極可念也同生相
養於官家自 上不以爲非矣云大邱姊氏決意奉
來而但我大姊氏以有御史爲朝廷人矣受由請覲
必曰報恩地見母則似未安云此論如何姊氏方在
哭泣中以老衰氣弱之人決不可一日處於炭地而
無所可往之地右論若不係於大利害則決欲奉來
鈒御史之意何如可轉示爲望巡行若抵原州近地
則與是縣不甚相遠可以通人相示耶且中切於面

破者滿於腔子而紙筆難悉柰何姑且暫布切急之
懷也惟悉之

與盧甥弘仲

再勸人馬殊似未安仍悉視公辭迪此慰如何州藏
欠縮之物誠非小慮然須從容審察隨宜處置不可
訶及前官又不可一時刻懲於典吏要在善斟酌而
已病躬椒浴之行勢多嫌礙討已停矣今日又雨作
停之者或是得計也雨止欲往不知巖以迎新凉留
處旬望是計

與盧甥弘仲

夜還能無餘困耶被劾事豈可先自動乎只當一日在官則盡心一日之事而已自外至者順俟可也天圖封付來便此圖於觀象監有石本經亂尚保云求印本當得之何必摹本之易失其眞哉星獄朝廷令本道覈 啓而方伯方在龍宮移取其獄故士子等皆相通諭齊赴龍宮欲爲呈文云爾各處相知之人皆致伻奉候于寒岡寓處君亦不可欠一伻未知如何餞餘當送沙村而看事之人不察事理送于老親之物泛付官人在我甚無誠意望召其吏改封成錄送之如何州家出入不便來咫尺之地而不得造衙

其爲情事何如

答李士優 善立

委遣愛嗣肬札遠問至意何以爲謝其意外 恩命方下病不能趨謝遂疏陳封上惶悶如何玉燈與瑱俱領瑤貺但此等物人家得有重件難矣取人之有爲己之有非所安焉玉瑱則奉留老窯燈則奉還

與李士優

秋陰連日未認尊况如何宅在江上秋容正佳豈與凡區同哉追思往來之跡等一夢中瞻歎奈何磐石諸人應苍山所請之議莫詳其首末矣聞其大槩則

竊料其告應皆非得當也然在尊侍則只合有及而已某從前奉勗以勉與貴鄉諸人必須一心同志然後謀取大事不爲敦本之道理耶

與盧甥弘仲

昨冒夜還衙其未有所傷耶想到任之初一州大小希望方多須持重立威不令有輕侮之心爲要立威亦不必頻刑頻怒在正已率物簡煩文嚴號令重動止而已頻刑煩怒則反不畏服此不可不愼也凡事採取衆議雖不可不廣參酌折衷在我權度不可爲衆喧所撓難斷之訟又不可輕斷須從容究覈其兩

邊人之情實必具由關稟於方伯而凌之則可以凌得其當而恩怨不專歸於我矣要皆默識領要而處之困甚姑此草喩

與盧明仲弘仲

公判之　除臺諫　啓遞益相愛者之爲也拙蹤須被工郎之　除以病重未出　啓遞又卽移　除刑郎方亦以病未出矣聞易校垂畢始待其畢校　進獻後圖退以歸耳寒岡鄭令公必令同寓故來寓好賢坊而西川君捐館於是月中旬之中以此頗有攪擾不能安耳

與李茂伯 潤甫

頃因偶値之便短札奉報未知其果得呈致否耶今因崔李昇哭祥之赴草此相候竊想職居近密夙夜靡遑吾人平昔講守之義政在賢契之今日區區之祝只是能奉持而已

與李茂伯

追贈事人謂可求而顯光則不但不諳式例身旣老病不能供職故求 贈先世莫之敢焉須承言及玆敢具書先世諱氏封上伏願詢問式例或有礙勢還付來便雖無可礙或 朝家有撓亦不須求之也如

何伏希量處

與鄉校諸人

此日陰霾念未及晴霽於明日祭辰也就又草陳耄料吾鄉今日之所急者聖廟重挪事也階砌坼裂塡乾土以過故每有急雨諸生之在校者恐恸壞陷之患奔避下人之幕云此豈一日在校者所得安心哉切願明日享罷議定重修諸執事又於新使過行時請助濟之訢或可爲之耶僉須十分酌措幸甚耄意都監則張乃度議事則張慶遇申佑德別有司則朴胤武李陽燦張宗喜耄料或有宜焉則明日諸進受

帖于城主乃第一條件也僉須不獨此一款凡校中大小處置萬加商量勉不失規範勿爲鄰官諸友之譏笑幸甚

答申晋甫 悅道

固知赴京之行終不可免則必當歸辭家廟凡在尋常時月之別必相敘慰況於萬里溟海之游乎須計面別情實難已而癃廢無人事作動非所能也所恃者賢契志氣堅定必不見撓於游險忠信素積必能作孚於上下今何用區區之祝哉

答申晋甫

別示奉悉本府城主遽被意外臺論遂自棄歸此事實出无妄其爲邑民寃憫如何竊想左右亦必想知民情或可隨行接布喩其不然之實耶敢此奉懇顯光耄衰無人事宿矣而旣聞 朝家有大舉措不可以垂死無一言略陳耄懷送呈于方伯俾得轉達殊悚出位之譴

與申晉甫

顯光耄病方重晝夜一睡每念賢契遠宦朔偏必不堪獨賢之苦懸歎奈何然旣作命吏不當有厭遁之意更須黽勉盡職豈非忠賢分義也哉毋以徑還爲

念

與申晉甫

積阻之苦不須言每想索栖寒村豈堪無聊即因金訓長來此友袖持諸圖老病方困雖不得詳察惟其留意之勤憑此可想荷渠許留當待病間致閱是計國葬中間乍有進退之說而不見公文盖是仍用卜定之期也耄無筋力莫遂赴哭益切戀　闕之痛柰何柰何應一旣自奴馬不具頗有窘勢擬以念五六間發程云恐失偕行指敎之望也賊勢不急行由順路不亦宜乎貴鄉不協之勢下示如此豈容他人

得議哉從前知舊多員無異共井故旣出老言莫得舊知之回而勢旣難合則老妄設言竟歸虛地恨怍如何

與申晉甫

顯光卽於意外 召命下來 旨中辭意有不得以安坐不敢計路上顚仆凝以開初登程此豈自必於得遂哉姑有縷命分義所不可不動於巢穴故也

答申晉甫

卽因院伻獲承惠詢深感深感老蹤脫身遠來頗有外間雜議益悚益悚相愛之深累荷戒誨敢不銘心

此後所聞不惜通示急傳則專人諭及無妨

答申晉甫

前後來書是日皆得見之就審天將領大兵臨到我
國大舉勦滅收賊云此乃天下第一好消息預慰預
慰適因趙察訪任尚之偕枉相顧方以爲峽中勝趣
時議以尊公入京不遠爲咎云望須先作洛行以防
人口然後得秋尋見耄跡則爲幸如何

答申晉甫

卽奉惠問具領至意蘇感如何耄躬海浴果欲爲之
者以身上病根未除欲以滌去比聞海上關東漁船

往來者多以染病致隕者云故疑慮不敢爲必動計也勸尊侍入洛事適因所聞暫言未安之意明見如是在自酌得宜耳老言何足用哉第未知天兵消息須於後便示以所聞如何此中峽寓寥靜幸賜一枉商議大小如何調攝之中念及老躬至於倩伻以詢情感不已

答申晉甫

昔待臨顧而審來書復認往過崔青松塋事後量勢始顧之意此亦無人顧見者尊左右不可不早往見深幸深幸顧此峽寓豈有早晚乎且所示瀋陽凡奇

果如所聞則豈非天下之幸哉

答徐行甫 息達

頃聞尊從者已過岐山恨不及相遇久而猶皷忽因仲裕轉致奉領情敎極用感荷顯光果有分外之命其大旨乃以經書校正事也反復息惟勢自難赴不得已而依呈病之例遂呈縣使得轉報以聞方縮伏兢惶以待 嚴譴耳昨日宋萬户潑氏路過於此云尊兄亦被湖邑之 除想已聞知矣但未知其得以又不就否殊亦爲之慮焉陶山曲新印伏荷分寄孫感何勝他日粧卷使張慶回清夜詠歌可以代琴

琴於几席之間亦可以不出戶庭足剩取江湖之興爲賜到此爲如何哉中間一晤固所深幸而但賤勢似不得恣意遊適玆以爲歎正甫乍有向意於讀書但不免旋爲之作撤鄙人亦自坐怠鈒奈何此中一二人欲讀心經而無本疑貴冊未可限一旬見借耶幸命搜付敬甫所鈒僮如何

與徐行甫

積雨初霽伏想高齋淸趣萬勝瞻慰益切顯光受氣偏虛加以衰耗値日久陰最苦困滯今年之霖又不尋常似將不可支吾者極矣近因乍晴暫覺欲蘇今

者又破 恩命 除授縣職一向固守前疾跡涉違
慢極是可懼且嫌以不出爲自高其跡尤所未安鄙
計欲一赴 謝後仍爲陳乞改遞當局之昧明者所
患況本自昧者乎無乃貪戀仕進之心方發而主張
於中迷不自覺者乎伏願尊兄有以敎之行期姑以
二十一日定之方俟相愛者之忠謀耳

與權强哉克立孫吉甫宇男鄭汝燮四象君
燮四震

昨者行至青松府前唐人方呼突肆掠于府內遂退
宿于青雲驛今曉帶月而出卽刻返于涑谷大棨因

路上人詳問唐人之弊則自安東四方八九十里之
地橫行官府閭閻或奪人牛馬掠人妻妾換人貨物
有或民人防止其所欲者則或射或刃頗殺之其不
類於倭患者幾希云誠一大變也蓋以楊麻諸將既
退歸之後欲上還則在京那尚書不許其還欲留則
我國粮供無渴而楊則又發心恙凡措顛倒下卒雖
肆行而莫爲之禁戢故至此云耳其作患如彼慮於
路上狼貝遂息壯于趾凶孚之戒又念不遠復无悔
之訓不得已而止焉姑留于此耳假令吾行幸而得
達于彼婦人之行役不可出又輸運粮資于彼必用

牛馬而牛馬亦不可出於路上則其如何哉時變至此益恨遠避之不預也爲今之計姑須挈家屬入藏稍深唐人所未到處以待時勢看其際而還遁可也竊觀大勢吾南終似無着身之地不計早晩必須脫身深入于金剛之下乃上計也立巖爲大路之傍歸人不可暫留須急圖移入也但其近處皆非深地則姑來于此谷又謀移入如何鏟子兵三百名捉賊事已下慶府云此兵乃作弊之尤者也宜愼避之也餘在善息而處之耳糧資什物亦皆堅藏也

與權强哉孫吉甫鄭汝憂君憂

比因君變伻報付小帖想已僉納照否卽未認僉諷
況如何顯光拙保依昔但似冬中或不得拜晤復候
開春殊爲迴曠豈勝瞻悵比見大學一書而玩之其
八目中修身齊家兩件事乃是恒人日用常行底事
業吾儕如能自顧身或有未修家或有未齊其可不
自反其修齊以前之工夫有所欠闕而然乎毋自欺
愼其獨之戒願須僉留刻意也因朴生之赴海衙敢
令歷拜仍致鄙辭也

臨皐移占事鄙人亦參聞於亦顏之稟質矣但所
不親見形勢雖明者難浚彼此之優劣不知何如

與權强哉孫吉甫鄭汝夔君夔

此中所搆小舍昨已葢瓦其爲地也敞而僻寬而幽江而山寂而曠見之者皆以爲洛濱第一區固知亂離時一間屋其得全保未可必矣然旣作基址終當爲我器物設或造物者作戲於其間亦付之於天而已此拙漢今日所以强作而不敢撤也然則賢兄之於鄙人之所留意處尙靳一顧未知於同憂喜之情分如何拙蹤於此月晦前當留處此地左右若不終舍或賜一枉則可仍此相攜徧遊於仁星間伏願僉亮

答權强哉孫吉甫鄭君燮

阻戀積矣獲索汝燮蘇谿如何承見僉札似有共訪之約而未諧溪歎造物不樂成人之意如此也汝燮又相笑纔一日而別意甚堅薄誠挽不得柰何不耐悵黯之懷追而送之于月波樓上樓邊四樹百日紅爛擁軒檻照曜杯中之酌作別此時尤起人之意息豈以來奉强哉君燮既是相笑中之一恨而仍又遽別汝燮而莅然者益不能爲情之地故也賤疾近似不爲甚患然未果拔其根能保其小安亦何必乎

與鄭亦顔 四勿

獲奉前後惠書辭意懇篤令人豈勝感戢聞合門齊進于興海盛設萬壽之筵竊想大膺無疆之慶區區不勝遠賀也顯光頃有省壠之事于仁星之間事訖返寓纔半旬耳前日圖說拙業旣自手拙又乏朋助停撤已久思左右益切恨不得常同處而取資助也竊聞僉友修葺立巖舊棲至措置過之資則厚意尤不可負方思以爲終老之地而比因此中人事不免致拘洩歸不易常歎然須從是歲躬先自往略爲之料理泉石之事若遂是計當有一番合并從容預以料焉

答鄭亦顏

玆奉惠書仰審葬期定用前卜之日而舊墓移奉相及於同日之窆其勢當便順別紙之問謹以淺料及所聞見者別具以報惟祝終禮倍愼克體大孝罔極之情也顯光未得造慰于哀所豈曰託分之深乎

答鄭孝翼克後○丁卯

國事之痛不須言所大慮者 朝廷之所望於吾南者實不尋常比見近地成冊似爲塞責而已深可憫慮貴府及永川則一道所望非若他邑之比凡所措置十分雄辦是所懇也一番面商豈不爲幸而近

復有從事官之行當然到各邑無乃有乖違之患耶移屯之事詳在公帖今則事勢稍異姑令歸措裝束如何

答金謙可 烋

意外之辱豈勝憤歎但想經此一番逆境亦不無懲益之喜此則可慰須見貴男頗有淸峻骨氣爲賀最大不問疏會齊聚事諭意似皆得時勢事情之善酌又先賢經常之義果合於吾黨之分要在隨時商量焉但通文之出既在士林則似當往聚會所以今遣喩之意悉通于會中酌宜擧止無乃是耶若堅坐不

勤只守已見則其於應通文之道有或未穩耶示來別紙奉留第顯光曾聞 朝家以此事有所紛撓故裁短疏封上則自 上批答頗示不可不祔之意故令孫輩騰寫封上 上意亦可據此而仰審耶

答鄭孝翼

別示喪服之詢就認恩義果重前喪曾既從重則後喪固不可異同而哀意既定豈容他議哉第念哀侍亦非盛年凡所自持勉從權宜圖所以支保幸甚

與權强哉

春晚山中想佳趣自倍日共君寖加意書冊要得於

寂寞幽閒之中持身處家自有規模程度之所樹立者則此乃眞事業他日老拙之就托其蒙滋益如何可量切祝

君變伻雖往來未得兄書豈不以尊居相隔故也然所恃者兄之心書之來不來有何加損於交道之深顯光年益暮而學未進只緣輔助之乏以此思兄益切懷難以寸牘可究只祈操履益篤

答權强哉

獲承淸問蘇慰無任顯光不德之驗宜不能免至於聖廟之變豈思慮所及擬於去官之日直赴巖寓奉

磽石田之耕矣以拙蹤頃在奉安祭訖卽送呈劾之
狀須不得已姑來于此仍省老姊矣今玆遠遣人馬
固邀不置蓋此相愛至意何以爲報但業已到此須
當姑留此間以待推考之終且或慮有棄官之罪方
跼蹐待　譴若能畢竟無事則顯光卽當先入齋下
是計耳事勢如此乃致人馬空還非不知尊兄有鼓
悵之歎然相面亦不在邈願勿以相遇未速爲恨也
顯光累約不赴固知不信之責無以自脫然鄙人雖
庸拙豈於朋友短情於巖磎少緣哉東海之濱吾所
樂居區區終老之境非貴巖之上則當周房之下矣

石田謁耕溪路聯笻非尊兄及君燮諸友而誰哉爲面諒此事近欲發程而早熱爲感茲以自惕耳

答權强哉

頃奉惠書以前日赴試之行不能相過爲歉鄙人則不暇以不遇爲恨而惟以左右之能大已其積憊之宿症能不墜名場振策之舊志能作冒暑涉跋之遠行迤邐馳騁於左右場之間者爲滚賀也强哉之守杲於是乎驗矣使吾强哉移其强於旋車回轍之地能停老境狼貝之步能守立巖幽貞之栖則豈但消釋其病根亦必有無可比之樂地人莫爭之閒趣

矣因謔費話悚愧悚愧爲荷酒魚之寄獨酌自醉暫
排春愁雖不言謝亦豈無感拙蹤此句後至念後當
無出入幸因日煖侍者或同君變僮馬見訪則庶可
開笑江干且謀栖僻之事矣以左右嚴冬兩赴試之
氣力其獨不堪於春和訪友之行乎可呵

答玉山書院士林

僉料得宜且稟于府尹令公依行如何此時祭服當
用深衣固合宜也而深衣之服我國之俗不能徧行
柰何方且 國恤之日卒哭已過凡祀似不可廢然
豈得同於平昔哉必須有從權減殺之節但顯光亦

無所考問何能析得臨變從宜之道哉此等事不可
不各享于主倅行之可也院享與鄉校大祭享體不
同大祭則不可以　國恤有所嫌避若書院則當不
無權減也若西岳臨皐前代之賢廟也祀享禮貌不
與本朝諸賢同焉致齊時素服雖不可變祭日之服
則似當用次吉之服若當代先賢之享則又異於此
例僉須議酌如何鄙人以爲西岳則齊用白衣祭以
次吉行三獻不受胙玉山則行一獻不受胙恐或宜
也玉山齊祭之服亦同於西岳無乃可乎竊觀家禮
喪家於廟祀以墨衰行一獻於薦新節祀三獻受胙

之時祭則不行焉故今於我朝先賢齊服則只着白色潔服祭服則用次吉服祭禮則只行一獻不是今日之權宜乎此邑亦有書院院人問以享祀會皆是答之故依賤見敢稟然此皆耄料也不可據而爲是亦望

與玉山書院士林

崔監司有東史抄萃事聞三國事實在玉山藏中息一閱過固知院冊不可他出而彼亦非爲閒看有採取傳後之意故敢請暫送如何

答玉山書院士林

鄭上舍奉傳僉賜書就認方會玉山議措重刊之舉豈非斯文中一幸哉審知功役今已過半則訖事之期當在不遠尤慰遙想別錄所詢聊用淺料略致目下若言外之意進士當歸悉於僉座大槩耄荒旣甚息慮玆然豈得商量此等事理哉書末又索及耄言此豈可聞命者也區區文字何足爲有無哉伏惟僉恕

答趙德勇 任道

伏承哀諭奉認孝思懇篤之誠令人感歎不自已第聞哀侍執喪過中似將不可以支持云尤不任惻然

而奉慮焉竊以爲終孝之道惟宜保存遺體置立後嗣以永其幹蠱追遠之業乃其本領也立碣事不若姑以緩之惟當持養氣力待時而圖之恐亦不晚也若碣文之述顯光本不可承當而今又耄敗已極雖欲仰副哀懇不可得也第因諸人之傳哀侍之澌毁近於傷生故區區相愛之情敢陳保護之願幸可諒否

答朴德一

行史作還之後不審路上及旣還爲況如何奉慮不敢釋茲承伻札具認侍奉學況俱福慰瀉追息左右

徒憑誤聞來同句朔其果有所益耶令人悚怍久而不已示中兩語之相酬蓋亦適因問及誦舊聞以告之非敢以爲隨證加藥之爲也乃荷留念銘存愈愧竊見左右身經疾患頗重故似乎神氣虛弱尤合靜處保養得宜也至於文辭引誘古人雖亦有之蓋出於不得已也初豈以文辭爲尚哉此不可以片言相喩只待早晩相對病困之餘又有歲時應接之煩撥昏草報未暇究懷

與崔知遠

伏承遠惠緘書仰認淸秋尊履萬祥瞻慰何已直指

聚晤之約許以必成益感篤義暮境一遇最非易事
縱有微痾細冗敢不撥置爲趂第於邇日來 上候
未豫之音連聞於野外雖在螻蟻不得自安玆未敢
定其聚期姑以幾之則孟冬之望亦非甚寒之節山
房數夜之會未必不穩未知尊意如何此人來居近
地云彼此消息之通似有便路伏乞重寄惠敎

與崔知遠

數年來風便阻絶紙上音息亦無緣相接鬱紆之積
只可相認每想賢丈旣斷外視一味內照心源瑩淨
徹底無塵蓋亦未必非末世中一佳境也顯光衰敗

已極百疾來萃左目全不見物右僅半視亦不看細字若少延在世寧保其不如賢丈之今日哉前者寄來風巾時加于白首之上以擬淸範之接深用愛戴耳疾若不甚圖歷得幽棲奉數日眞誨是宿計也而只恐造物翁不許遂好箇幸會耳

答金孝徵 應祖

官守之人自無閒日乃其勢也奉接難頻而音息猶續亦非幸耶此中疾病比前差歇而全安不易此爲處耳蓮實雖貧當爲病中之用至於米豆聞其府儲未饒云其能有餘推可及人耶示諭鄕約當此時能

舉此等事方爲貴耳若其節目不須盡同於古法又
不必一遵於他邑之規例其或可增而增之可減而
減之爲何傷乎苞山約条中學規居首其所致重於
學問之目則用爲多士之式如其導率齊民之方特
施於村閭亦何不可哉卽想留念勤董

答金孝徵

昨聞府中諸友之語始知雅計似有不復還任竊念
此時非棄官之會不堪怪慮略裁小幅因便奉稟今
承惠諭府友之料果爾無乃明斷或過於徑定耶
國家 詔使未過 祥事已迫內外大小官一不可違

任於此際自 上若有非之之意亦豈臣子之所安
乎些少嫌疑姑當置之以待事過秋深從容爲去就
如何敢此申布賤躬痢患尚未斷絶不免夏牖之杜
爲苦不少

答金孝徵

去歲一別今作隔年之阻每歎人間事有如是者卽
承來書就認脫盡絆身職事歸臥故園靜履倍祥豈
勝懸慰謏索文字恒若相負秋初別紙之問亦未克
審視奉報悚怍如何亦有新春枉顧之意如果獲拜
當面謝仍圖試息是計今亦還自郊齋不免悲報

答安進士遇昌

再賜枉顧爲辱多矣玆復貺書致款益荷不遺追想左右委過之意豈不以顯光後死於斯世或有所聞識者哉顧以失學枉過之生垂暮雖稍有惕省之念旣在衰頹耗敗之地無一分可觀者矣其何以奉塞謙意乎暫謝貴製有警文乃承寄示復得以認懋進修之志令人不勝歎服但詳玩文中語意意果切矣語果高矣而似或過於着意爲文少平易坦順之氣此則轉昔初頭刻意奮進者之語勢然爾若磨礱旣久涵養旣熟此等小病自爾混成矣只願懋加工

力多識前言往行反本體實是區區之望也旣蒙盛
惠敢此悃報至於牘末依歸二字不是賢左右之妄
發耶審回還在明瞻悵莫已夏所行李萬祥若眼且
疾代以兒手仰悚

答李以直

吳山稠晤未獲敘穩追有依悵卽承惠幅蘇慰可量
顯光耗昏日加眼疾尤甚先生行狀有意起草而尙
緣疾患稽遲至此所草文不似體式恐無以仰副僉
同志之盛意事甚重大而其勢如此豈是小慮哉況
此寒暄堂碑文事係尤重且郭稚靜所傳寒岡先生

之言雖曰先生自謙之辭其致重之意則可以想矣先生所嘗謙讓而在今居其後者其得把筆而當之乎至於顯光耄病斷事其於先生行狀之述其爲誤事僉所共見其敢復誤于此文乎必須及時往求於當時典文之手豈不幸甚

與蔡琴灘 先吉

比因尊哀姪智妙孤來省其祖母獲聞尊況平福仰慰渠孤喪患火災之餘艱窘數間幕欲奉其祖母而歸侍之聽其言甚爲之矜惻其情不可奪故許循其願約以此二十日奉行矣第念渠孤孤弱莫甚旣與

僉慈之居不相密邇尤以爲念未知其果能侍保老親得自持守否只恃僉慈顧護不置而區區不得不爲老姊及孤寡尚爲之奉慮焉伏乞僉慈更加留念料其家勢而示敎如何如果可遂右日之行則其措擔辜之具亦必不易想指敎穩恭否敢此奉稟

答孫季進(遴)

卽承惠墨稍豁曠阻之想而況認宿愼有喜蘇慰尤何如某衰病不一而眼疾齒痛並作苦不可言須於省姊之行諸益畢集實年來一勝事而適値左右病不得枉且緣賤行以之忙還未能進寫滯鬱只恨人間

會合益有不能全焉者矣聞衆口呶呶尚今不息世間毁譽雖不必介意而只省吾自處之道有所盡未盡如何耳賢胤三加有期而病未能樂赴於戒賓之末不覺悚恨幷至

答孫季進

阻已久矣傾遡何量玆奉專价垂惠以一副情札三種嘉味感荷之深無以爲謝近因江右諸友聞左右文之治始終匪懈多有興起之望以若年刀㤝手何患於不及古人也是賀是賀

答孫慕堂處訥

復承惠書就諗靜履平裕欣慰如何顯光見患老病固非一端而眼疾最劇晝夜閉視其爲苦憫可堪耶以此迨未得閱了謬問長錄耳但雖無疾獲審示中首末又安敢濫批於尊問乎即當封還而猶疑俟眼歇究觀一過然後還之故姑留大槩試息之凡鄉賢立祠事其鄉之人自相議定又須各出公心不繫私意而定之然後一鄉無異議擧邦無後言斯得元永貞之吉庶可以无咎无悔矣此則吾大邱一鄉之所當十分愼始者鄉議既定咸以爲某賢某賢固合入祠聞諸四方而無可間俟諸百世而無可疑焉則若

立祠之所雖研經院傍亦何至爲不可乎淺料如是故敢此略伸

答張泰來 慶遇

今得紙上之音蘇慰誠如面敘慰慰親舊之賞此地者不多君則舊迹皆在想恵念不特欲見耄物也奉廟之來遲俟六七日何足多礙況初六之發亦豈違哉此中溪流方漲人不得通雖欲速發得乎君則加攝暑月與朴參奉偕來如何亦以此意喩朴參奉故言之耳

與張泰來

槩來已悉諸况矣君之諸孫兒好行痘疫云甚可喜也今者槩還德承偕之凡事勿論大小議度善措甚幸耄躬依守舊樣但口中舌腫方闕飮食不便憫憫聞君欲來於近日相見不遠苦竢苦俟餘在不言中矣

與張泰來

秋節旣入老暑乍退令人鬱氣似適想君來見在邇左切預技祭用西果生梨等物依受深感至意早稻則作餠以薦於今朝非君之惠何以得此餘在面敍從容

答申晉甫

示喩耄疏卽欲騰寫以呈而便北未果良恨疏中果有移別廟近 太廟一款者非以別廟爲當然之舉也其不可追崇之義則乃是天地古今之常經也而當初雖有舉國之爭終不得回天 本國旣上崇號仍設別廟奏請皇朝則皇朝隨許之誥命方到在今之世則已定之崇號不可還降已設之別廟不可還撥而自 上又以爲未足焉方擬祔 太廟入禰室則此又失禮中之十分地頭耄料以爲所定別廟之儀則今不可復論其非禮而今日所望者只是 主

上之失不歸於十分地頭故假託就近之語以寬
主上之至情也而聞有時論之激吹奈何奈何此非
筆所悉

答權命世

自夏以來消息仍阻未認調治司視之證今則如何
今承示諭似未快愈豈非衰年凡疾例難速效哉老
躬自少時有頭風之患這毒降入左目幾作褊盲所
用者只右眼雖欲撥衰圖治老疾得效不易故不敢
爲醫療計其情可悶而其勢則果爾切願援我取件
勿用過慮如何如何且聞東京志之撰時未入正書

此必鎭川不暇於治眼孝寬難辦於獨當也亦乞更
攝之暇致念相勸期於必成則豈不幸甚府儒遠來
其意珎重但耄昏無以應謬求慚謝慚謝日前適値
新令尹歷顧仍請施措須令及時畢業想必不爲泛
視大槩僉値賢使君善與作斯文盛擧其慰何可量
也

與李野老 淳

孟冬猶寒伏惟尊體百福顯光伏蒙下庇尚保庸拙
但以分外疊被 恩名再三不止惶悸悶迫罔以自
措地似稍遠未獲隨事奉稟尤切伏歎呂生挺男年

已長而未娶乃其家業收拾無期用是憫慮遂與李
居昌心一議定親事而無暇先稟定後始達極知未
安其勢自爾只聽于天之爲耳其期以十月十六日
定之

答問目

答鄭君燮 二節

作主當及埜時而時事未定姑欲觀勢爲之亦當
理否不爲作主則似無題主之奠然則無奠而返
魂情實罔極未可假行奠禮耶
神主如及作焉則不可預慮時勢而欠其大節此時

非若往者賊在境時也雖或未作主無題主奠當返
魂時不可不告則此時似當有奠也

國喪卒哭後士子當着黑帶則私喪期服者當反
其衰帶未知如何

國喪若黑帶則有私服者帶其私服之帶鄙意則似
爲可耳然出外時不必衰帶只帶白如何

答金孝徵 一節

大斂註取衾先掩左次掩右與左衽之義相反何
歟
所謂先掩左次掩右者果非左衽之謂耶

答金謙可 烋 三節

此處自太夫人違世之後妻父祭猶用素饌此是
先儒所定之禮否

事死異於事生祭用素饌豈禮也

裵羅州長子處士先歿無嗣以次子判官第二男
幼章爲後先世及處士神主奉安於判官家樓上
判官之喪已過三年今欲同安於樓上似未妥神
主姑權安於一堂以待祠宇之成如何

未設別廟之前姑安於宗祠何嫌之有

墓祭以四名日非禮之古而小生則先世已行不

可擅改但先考封塋在遠春秋省掃固不可闕端
午正朝行於家廟如何
凡祭祀重在家廟況元朝之事非他節比定行於家
廟不爲宜乎
答申進甫
正服練布未及措只欲練中衣且依家禮去首經
及衰負版辟領未知如何
中衣及冠巾皆當練之正服升數稍細亦當改之若
窮家難措則柰何男子首經婦人腰經亦皆去之衰
負版辟領亦依家禮去之是耶

凡於大小祥前夕例皆設奠今亦依此爲之耶
此奠非禮文所出時俗或然從俗何妨

答李叔發 天對 三節

亾兄不幸無嗣寡嫂以綸爲侍養寡嫂之喪其服
制則雖不可加於不杖期之常式亦與例服期者
有異葬後綸若出入時則冠服何以爲之
麤布直領布笠草笠不爲宜乎
亾女旣未見舅姑又未見廟其初終及葬事天對
主之則葬時祝文及贈玄纁何人爲之耶
令李綸爲之如何

葬時祝文似當變文幸下教以父告子之式用之耶亦令李綸之辭告之如何

答本校 六節

五禮儀洲縣釋奠有幣篚而不言州有縣無或云縣不得具幣其有所據而云耶

五禮儀凡稱州縣者包州府郡縣同用之儀耳從享位數則州縣不同而儀幣則無所異同矣或云縣不得具幣者不知者之說也

犧尊醴齊用於大聖象尊盎齊用於配位山罍清酒用於從享而各官或有俱用清酒無別於正配

從之位此亦無乃苟簡之爲耶

犧尊醴齊用於初獻象尊盎齊用於亞終元聖與四配位同焉今之俱用淸酒者不能備之爲也山中未有考臆想其然耳

凡祭各品排設之圖羊腥豕腥必各有俎而各官或合羊豕腥於一俎云此亦果有州縣之殺而不敢各設其俎者耶

朱子州縣儀許令兩俎羊豕各設今之混盛一俎者恐是苟簡

籩豆之制其高與徑旣有寸數則其寸似當用造

禮器尺而依禮尺造之其容數之度似不合於古法受四升之規是其寸與升之古法失其正而然者耶

寸升之古安保其不失於今耶姑據周禮尺恐不妨

脯鱐乃籩實而鱐隨魚之大小脯之制又無定式各官皆以尊崇之義務須長大旣不可容於籩中則例皆橫置籩上似與有容之義不協此當如何而可也

脯之制長一尺二寸廣四寸僕每到官所必依此預造用周尺

本縣社稷厲祭位版亂後皆未復造今當造之而安置之所未的其地似各設所於壇傍而亂離之餘壇各空蕩無傍近居民可以守護則不得已須錯奉於縣舍而頗有褻慢之勢極所未安不審何以處之

安置之所旣以奉護之難而未得各立於壇傍則就官側別造淨室奉安各壇祠版臨祭舁奉而行祭畢還安旣嚴其扃鐍守直且以次安奉不紊序位則未必不合於隨時之權宜也如何如何

答紫川書院

位版改造之由前期幾箇日告事耶

改造改題之由旣造旣題而奉安之日具在告文中似不當前期別日有告也

答鄭壂 十一節

所謂練者只練其冠及中衣耳衰衣則不練然衰衣雖不練亦非仍用故衣也以卒哭後冠受其衰云則其布用七升亦非不改也但貧不能備布則何能從禮乎若負版辟領衰當依家禮去之

首絰旣曰除之則豈有改爲之者哉

婦人止除腰帶則首絰何除之有

練若用新服則舊服既除之寧復藏置耶
婦人出嫁者雖除喪服當用布長衣終三年豈可著
吉服乎
祭祀之禮一依家禮不以練後而有異
屨與大功初喪同則繩屨也
右各項節目只依哀問條輯其古禮之然耳非以爲
必依此行之也若從時俗而無大妨於義理者則從
之爲宜耳
大祥之後撤几筵則雖除朝夕之奠朔望之奠似
不可具廢未知何如

朔望之奠其不可廢也固如來示

脫服後未禫前冠服衣帶網巾之制何以爲之今人或以白笠者或以蒿灰暫黑者從何者而爲之耶

再期禫前巾服之色先儒用黲黲卽蒿灰色也仍用爲忌日之服矣

三年前祠宇未及建捌不獲已姑欲假安于草堂亦未知何如

姑奉安于草堂似宜

家父平日所着衣服則具之只有冠帶杖屨之屬

而亦幷遷于神主奉安之所耶抑亦未安姑藏于
他所耶
姑皆藏于奉安之側何如

答或人 三節

淺見亦如哀見以幷止上食之哭爲未安矣但世多
有幷止之者此在哀侍之所從如何耳

變除之節後人不能一如古禮而葛帶之用旣過當
用之時則追用恐不可也婦人雖除絰帶絞帶則未
改豈以無帶爲疑乎

網巾本非古制而後人不用擧世皆然者之恐駭俗

也

答安德昌 十三節

遭兄弟之喪與有服親之喪於一室或不遠之地則祭祀當何以行之乎

雖非兄弟之親方有有服親之喪則初喪之內如時祀淩不可行若忌辰則以素行祭可也

考妣祖先諱日獨祭其日所祭之主可乎

是矣妣位諱日則有尊嚴之嫌不敢幷請考主而考位諱日則幷請妣位亦可祝辭祇薦歲事之下加書謹以顯妣某封某氏配食尙饗可也

古時襲用幅巾深衣大帶履副而我國則不用此禮只用平日所穿時服而獨巾帶履副則遵用古禮禮既舛錯且嫌象生以紗帽代幅巾以品帶代古帶以靴韈代履權造用之如何近者閭家亦多有用此規者未知果合於禮意耶

雖有此嫌從古可也至於靴韈乃是後世始創之具不必強用也

俗人祭時進茶後匙飯小許和茶似涉瀆褻何如

點茶而已可也事神不可瀆褻

小斂後有括髮之文而世人只束髮垂後不爲括

髺已橵之髮於禮無乃紕乎

禮有變殺之節小斂後則依禮斂括已橵之髮可也

支子仕宦者或赴州縣則移奉祖先神主可乎

雖違於禮情猶可也但祝辭云攝行祀事子云亦可

小祥後有止朝夕哭之文故世俗多有罷上食之

哭者是果禮耶所謂朝夕哭指何哭耶

小祥後并罷朝夕上食之哭則殊無喪人主哀之意

不廢可也所謂朝夕哭初喪則有朝夕哭朝夕奠哭

故葬後仍依此禮每朝夕入哭以此謂之朝夕上食

哭而并廢之則不亦謬乎

見新物於外處則薦獻雖便先食亦似不安何以
則可乎
旣在遠處果難薦獻依獺祭魚之意不食其初見之
物而再遇則雖食之可也
幼穉之兒幾歲以上則使服正服可乎
雖過十歲若不勝喪則不使服之可也
家禮小祥後止朝夕哭下註云惟朔望未除服者
會哭祥而未除者指何服耶
中國地遠傳訃未易應服其服者雖晚聞其訃亦有
稅服之禮固當盡服其月數而除之以此過小祥而

或有未除服之人指謂此也

家禮奔喪易服下註有裂布四脚之文四脚施用之制當如何且散髮而行可乎

裂布爲四脚兩脚結於頤下兩脚結於腦後如著巾形而初聞訃散髮行路時則括髮至家散髮禮也

奉祀之家無姪孫不得已以外孫奉祀則傍題可乎

雖庶出如有姪孫則使之主祀若幷無則或可以外孫傍題而此非禮也

夫爲妻父在爲母者十一月而練十五月而禫則

當於何日行之

夫若有父母則不可準行此禮而祭日則或朔望或擇剛柔日而行之似當

答朴璧 一節

此中亦有生父丧心制未終而擬行子女嫁娶者主婚則非其父也而外議有不以爲是者更問於知禮之人如何

答申景濯 活

祥服之用黲用白似無大輕重惟待哀侍之自定耳大槩事非大害義理從俗何妨上年謬報不能記盡

以禫制章無易服之文而祭爲終制之事自有哭泣之節非爲純吉故淺料以仍禫服行之爲諭而實非有的見而言者也至吉祭時方可盛服矣但祥服既用時制則禫亦從俗似可矣

大祥後新主入廟之儀其曲折詳在於家禮輯註中參考用之似爲穩安同堂之廟祔位不復奉祔于當祔各位則例安于東西壁下新主未入正位之前姑安于東壁下待吉祭訖遂入正位如何若祫祭則士禮無見焉以時祭當之者似乎得矣但其祝辭似不可純用時祭恆用之文須參其迭遷之義其可乎

答孫灌 九節

玄纁分置時何者爲左何者爲右

當上玄下纁

遷墓日前期有告廟節目而今則疑有變禮何以爲之

告廟當依禮

下棺當先母耶

葬須先輕後重

遷墓時告辭一依儀節而祝則令子弟爲之耶

當然

若不改棺則勢當先棺然後載轝而啓棺甚未安未知何如

改或不改須當十分審勢而自致可也

祀后土時以合葬事添入爲之耶別爲改莎祝文如儀節耶

當依合葬之告

祔祭今人或有闕之者何所見而然耶

闕之者非也

朝夕奠酌時無執事則令女僕行之事甚未安未知何如

如無執事之人則不得已喪主自奠如何

喪主以下俱出受吊似未安故只喪主受吊行禮未知何如

或喪主獨出或進士并出隨時爲之如何

答趙又新 一節

三年之喪爲士者只行朔奠而不得行月半殷奠之制載於禮書詳矣然時俗多有俱行之家雖爲違禮而爲士者亦可行月半之祭耶且禮記去麻服葛註曰葬後男子去腰之麻經而繫葛經婦人去首之麻經而著葛經家禮斬衰三年註楊氏亦

因此爲正而今無行之者未知時俗廢此節目之由玆敢轉稟

先儒用禮多從時俗故望奠同殷於朔古禮則葬後有易服之制而及練始改者皆是從俗之爲也且今之禮家亦皆依用朱子家禮則用古禮於此時豈非駭俗之措哉

答金慶長 二節

禫服制示下

禫服卽黲布巾黲布衣黲布帶黲卽淡黑色巾今人用方巾如程冠無摺其衣當用團領耶

過祥後欲仍行朝夕上食以盡禫月如何
固知孝思無窮然古禮自有一定之式後人何得任
情有加禮大祥章曰畢奉神主入于祠堂撤靈座靈
座既撤則其復有上食事乎

答申活

練服之制練其冠及中衣而皆用稍細布爲之上服
雖不練而亦用次等細布而去負版辟領衰則亦當
改製此古禮也家禮乃文公初年所著而禮多從俗
文公晚年議論皆以儀禮爲主則後人尚禮者遵用
古制恐未爲不是也冠既用練則纓武及巾亦須從

練也葛帶乃卒哭所變服之用也用之於練服恐非
宜也禫祭黑緌隙服一節而吉服不可著素服亦無
著於古禮矣旣於大祥時用黲巾黲服則仍此服而
行禮事或未爲不可乎不然則依儀節用素服亦或
可乎

答玉山書院

中廟朝除拜敎書節略上板如何

此不須入錄

仁廟眞筆手札尙在本家其辭意懇切不可泯沒今
入新錄如何

已在年譜中不須別錄
宣廟下旨雖在年譜更置附錄中如何
旣入年譜則不須更附
贈領議政祭文 廟廷配享 敎文皆在年譜中
又在拾遺附錄中今當盡錄敢稟
兩文亦不須再錄
從祀文廟時 賜祭 敎今亦新入如何
此文不須錄
墓誌是鰲城追製今亦錄之如何
此不可無錄然僉加商量若入則當與行狀碑銘連

錄

玉山書院春秋享祀文似當入錄而前日所用或有未盡伏請更改或字或句如何

此文雖似未盡恐不可更改

諸祭文不必盡錄而其中亦必有當錄者幸指敎之何如

諸公祭文亦不須入刋

諸書院祠廟記請額疏善政碑文等當盡錄否

兩書院祠廟記當入附錄中請額疏善政碑文似不須入

大學補遺九經衍義等跋雖在本書之末亦當置附錄中耶

跋在本書者亦不須再錄

無極太極書跋諸作五六篇恐似太多亦當盡錄否

跋語未在本書中隨入其下似或可矣亦不須盡錄

西厓書 御札後說發明頗詳今可錄刊耶

西厓說其所以發明先生心事者不爲偶然錄入之以諭後學可也而第恐間有誤字且慮工役之力或未及也

五賢從祀議雖非專爲我先生其於從祀顚末甚
關亦刋錄如何
從祀諸議恐亦不須入
辨誣劄是漢陰爲兩賢陳 啓之辭仁弘毁賢之
言固不足數亦不足辨則不須刋布耶
辨誣劄亦不須入
寒岡大菴書亦有可傳而或有不必傳者未知何
如
寒岡書謄書送于檜淵其本書及朴大菴書不須入
刋然須當藏在院中以爲後考如何

東京志著述果在此時此時而今述後益無可據尋僉須十分留念俾無闕漏幸甚幸甚就聞 國家已遣絕和之使於虜中虜有必動之勢僉須留念亦幸億甚莫究別紙之問又用別紙報以菴料何得是乎只以奉稟焉

答西岳書院

西岳書院祀辭弘儒金角干崔文昌三賢久矣而事蹟泯沒後生莫有知者今欲別刋三賢傳爲一冊而其中金角干傳在三國史者太繁在東史纂要者太略若取其要語爲詳略之中則未知如何

又三賢事蹟散在他書者裒聚傳後疑彼也而但書籍或難備閱則亦似疎略未知如何則可也傳旣刊出又欲以立祠顚末記而傳之後日以所聚諸書及立院日月錄呈伏計亦願留念命記如何三賢實蹟固不可無記出入院中者徒知拜謁而不知其實蹟可乎況傳示後學無記而何須當聚爲一冊或精寫或開刊莊之可也切仰僉曾留念必遂以其本示及耄昏俾得伸其懷慕之忱幸甚

別紙

孝悌忠信講論契此乃此中契名也顯顯光自數歲前

欲立此契既名之題諸壁上而息之但以身病沈緜時勢亦有所不暇不得始其事矣今則身疾時似小康欲從是歲內試爲之此意如何此契設立之旨非若俗中所謂契者也竊擬須廣大其規模簡潔其節目與同志者共勗焉非可一鄕一道內之士友而已方欲草立其規模節目而老病中精神莫得收拾切願僉契共亮老意立稾詳備以待相見之日議爲約首之文如何

答禮林書院

迂拙齋朴先生佔俾齋門人也松溪申先生佔俾

先生後學也今者移建佔俾書院兩先生奉安於

一院何如

奉兩先生配享于佔俾齋書院乃貴府公議也有何

疑焉耄料如此願加僉商

三先生奉安祭文及春秋享祀時祝文製下

旣在耄荒之齡而方臥重病之餘廢斷文字何得搆

辭就文乎悚仰悚仰

新書院奉安時佔俾先生位版移安日時及告辭

節次

日時當在貴鄉僉賢前期量擇告事不須費辭只述

其不得不移之由而其告當在移安前一日

移安時位版奉行器具及擔荷人物色

新舊院相距不邇云必用神輦乃可擔人當用院僕

而此時方在 國恤中只合取潔而已不須色衣

移安時儒生等道路陪後節次

本府儒生必濟濟不須疊行其中執事者當先到新

院其餘則後隨可也

移安時入齋多士陪後與否

本府儒生則齊聚舊院告廟然後齋宿奉行他邑儒

生則至新院齋宿祇迎可也

佔僤先生位版移安時迂拙齋松溪兩先生位版

書寫前期與否

佔僤先生位版抵新院後當有別享別享時告文當始致迂拙松溪兩先生配享之意不爲可乎兩先生位版則前期寫塡佔僤先生旣安後卽就配位奉安

春秋享祀他邑則例以仲月中丁行之本院則以季月上丁行之此有異焉他邑自新書院奉安後

依他用仲月中丁何如

依他院用中丁未爲不可但未知貴院用季丁無乃別有他義乎

迂拙齋之齋字或作子字兩字之中何字爲是
用本府人所稱無乃宜乎

院號　運禮　禮林　禮洞　屛巖

院號非踈遠耄荒所得定只在稟問于博聞之人或
貴鄕議定如何就僉賢謬詢依耄見率爾件報固知
未安矣旣被僉所不遺故敢此冒陳第以自前有賤
見此等事當稟于府伯行之雖其告文亦請製宜矣
不然院長或院中僉賢以精製用不須求於他手前
亦有他邑之請而鄙人每以此意相喩如何如何

春秋享祀例以季月上丁設行而今年則院洞漓

疫熾盛故未行春享今始稍安享祀退行如何

禮文有過時不祭之語旣享追行恐亦未可也

答洪西潭

進士是嫡子當爲後者持平以繼體應服斬衰三年但其服制一如子爲父之斬衰乎或當有減殺乎如衰負版等制當如何

父爲長子之服旣是斬衰則服制自當依式惟衰負版辟領子爲父母用之則恐不當用於父母爲子之服也

麻之麤細亦恐有降殺如何苴竹杖亦當用之乎

亦當依式

在喪次當服平服如常時別處或出入當服何服

亦依倣斬衰爲之乎或用生布直領或白布直領

乎

常時所着則麤布直領其宜於今耶

其子年十五不可因喪而冠當以童子服喪則頭

巾冠首經用之否乎

禮童子當室則免而杖况其年十五在可冠之齡則

巾冠經似當具之也